

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 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自身的文明

曹孟勤^{*}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是主体自身的文明,唯有实现主体自身的文明,才能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对象化出文明的现实。现实的文明不过是主体自身文明的实存形态。主体自身的文明是将大自然本身运行的生态法则内化为自我意识,完成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主体自身的文明最终落实于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上,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不同的主体文明要求有不同的实践形态,与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文明相一致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活动。

〔关键词〕 生态文明;主体文明;马克思主义人学;人化自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人学,探讨人对世界的改造和人本身的解放问题。当马克思将哲学规定为对世界改造的实践哲学时,就内在的确认了人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本质的对象化,从而将唯心主义所主张的人的能动性归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自身。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这一根本指向,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一条基本路径,那就是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自身的文明建设,只有主体自身文明了,才能对象化出一个文明的现实世界。不过在马克思那里,主体自身的解放与文明不是一种主观的任意想象,而是依据对生态必然性的认识,并在生产实践中且通过生产实践完成的。

一、现实世界的文明是主体文明的对象化

西方近现代开展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个根本主旨是人的解放,由中世纪匍匐在上帝脚下的小写的人而解放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写的人。这种大写的人不必将自己的物欲抑制在灵魂的深处,而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并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我自己是凡人,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凡人的幸福。

^{*}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ZXA001)、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江苏省生态文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的研究成果。

西方近现代经过几百年的启蒙,最终确立了“自然人”和“理性人”的主体地位,二者归于一体则确立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的主体地位。在“经济人”对经济活动执著追求和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谋划下,借助科技利器使自然世界得到彻底的改造,丰饶的物质财富充斥着整个西方世界,现代人充分享受着由丰盛财富所带来的快乐。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一现实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人从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先行获得了工业文明的本质,从而成就了工业文明的现实。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象率先作出了哲学解读,认为被改造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外在化的人的本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解释奴隶的劳动时表明,奴隶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不仅创造了一个现实对象,还创造了奴隶本身,奴隶所创造的对象并不是外在于奴隶的东西,而就是奴隶自身的自为存在。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进一步提出了被改造的自然界是精神的对象化和现实化,精神是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则是自我异化的精神。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认为“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①这里所说的“异化”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外化,在黑格尔那里异化和外化的概念是等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表明,对人本质的认识,必须借助于人本质的外化,即借助于他所创造的对象才有可能。人的本质内在于人自身之内,我们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但人的本质必然要借助他的创造物显现出来,因此人所创造的对象、所改造的世界,即是人本质的对象化和外化。这样,通过直观人所创造的对象,我们就能认识人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②人为什么必然把他的本质对象化出来呢?这是因为人是一个必然把现实作为自己本质对象的存在物,外化自己的本质,或者说外化自身,是人的一种不可剥夺的天命。“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③。

人作为一个必然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外部世界的存在物,他的对象化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界,即人必定把他的本质通过他的创造性活动而对象化给外部自然界。外部自然界由于受到人的加工和改造而印刻上人的本质,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在自然界,而成为一个人化的自然界。自然界被人化,自然界就成为对象性的人,成为人自身。“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己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④自然界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人就可以借助自然界这面镜子而反观自身的形象,确证自己是否是人之为人的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人本质的对象化并不是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中介的精神自身自我异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以劳动或实践为中介完成的,即通过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人的本质才能进入到自然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7页。

③[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5—106页。

④[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6页。

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的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

马克思对主体自身与外部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还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揭示出工业生产活动背后人本学的动因,表明工业活动所生成的现实结果仍然是人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还表明:“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②尽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造出了丰盛的物质财富,但在马克思看来,那只不过是工业社会中的人追求物欲满足的后果,是人的异化存在的现实。因为将人视为纯粹地满足物质享受和追求感官快乐的存在,必然导致人的堕落,使人坠入异化存在的深渊。异化的人必然对象化出一个异化的现实,即在丰盛物质财富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广泛污染。因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具有现实合理性,是一个必须扬弃与超越的对象。

马克思关于人本质对象化的思想,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既然现实世界是由人创造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体,那么这个世界被创造得如何?这个世界被创造得是否具有合理性?就完全依赖于主体自身的目的设定和主体自身的文明状态。主体对创造世界的目的设定合理,即主体自身文明了,才能创造出一个文明的世界。现实世界的文明状况只不过是人本身文明状态的对象化和公开展示罢了。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道理,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自身的文明建设,只有主体自身获得了生态文明的本质,成为本真性的生态存在的主体,才能创造出一个生态文明的现实世界。如果说文明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人自身的文明,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其中人自身的文明是核心,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仅仅是人自身文明的外在显现。就像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的那样,唯有修好身、养好性,方能齐好家、治好国、平好天下。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并没有自发造成人自身的文明和良好修养,不文明的行为和道德冷漠不仅时常发生在国内,还时常发生在国际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讲,主体自身的文明不是自发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主体进行生态教育,完成生态文明的启蒙。

对人进行再次启蒙关键在于要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本真性存在,因为人是什么与人应当追求什么是内在一致的。在人性的问题上事实与价值是统一的,即人之“是”蕴含着人之“应当”和人的价值取向。“人是什么”不仅表达的是一个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表达着人要成为人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以及必然要承担的“成为人”的道德责任。如果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追求物欲的满足和掠夺自然界就成为一种必然;如果将人视为自然的看护者,那么看护自然就必然成为人的价值目标和不得不承担的道德责任。难怪卡西尔所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③ 因为人怎样认识自己,人就会怎样实现自己,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只不过是显现人本质的必要途径和必要手段。人类所发生的历史就是人类谋划和实现自身本质的历史,每个时代的人们进行怎样的创造活动,追求怎样的价值准则,呈现出怎样的社会现实,都与人对自身本质的谋划密切相关。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首要的任务是确认人在自然面前的人之为人的本质,古希腊神话故事斯芬克斯之谜早已告诫我们,人知道人是什么,就能够存活;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必定死亡。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8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89页。

③[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二、主体的生态文明是人向自然的生成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是主体自身的先行文明,但是,主体自身的文明并不是主体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人们正确把握和正确呈现自然界本身,并把自然界本身所蕴含的生态必然性内化为人的自我意识并成为人本质的一部分,由此人自身的生态文明才能最终生成出来。用马克思的话说,人要想使自然人化,保证自然界得到人的规定,必须使自身自然化,使自身得到自然的规定,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相辅相成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只创造对象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①加工改造自然界是人的外化自身本质的实践活动,人类要想避免这一实践活动的盲目性,赢得良好的实践结果,就必须掌握蕴含在自然界本身之中的运行法则。所谓掌握自然界本身的运行法则,就是将自然本身运行的必然性纳入人自身之中,并遵循自然运行法则去设定对象,如此才能够正确而合理地创造对象世界。

然而,人类对自然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将自然界视为死一般的存在物,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物的集合,形成了原子式机械自然观。这种机械论自然观把自然界表述为一架机器,认为对自然界的认识,就是将自然界这架机器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分门别类地认识了各个组成部分的规律就等于认识了整个自然界。近现代这种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造成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错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错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行法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近现代的启蒙将自然界看作是一架机器,人则是这架机器的操控者,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对立起来,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人是自然界的征服者。殊不知,自然世界本身是不可征服的,人越是想征服自然,人越是被自然所征服;人越是想成为自然的主人,结果人越来越被自然所奴役。黑格尔所揭示的主奴关系辩证法早已告诉了我们这一道理,而且生态危机的发生宣告了人与自然对立的哲学世界观和人对自然征服之梦想的彻底破产。从对自然世界规律的认识来看,近现代哲学世界观主张,认识了某类自然物存在的规律就等于掌握了整个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就可以按照人的意志任意拆解和组装自然界这架机器。殊不知,对个别自然存在物的存在规律的认识并不能代表对整个自然世界的普遍运行规律的掌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②黑格尔这一思想同样能够运用于对自然界的澄明,即用原子式的方式研究自然界是不可能获得整个自然界本质的,其是缺乏精神的。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机械论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根本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本质上完全融合为一体的。人们只有克服与自然对立的鸿沟,做到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自然本身的运行法则才能无障碍地进入到人自身之中,使人自身得到自然界的规律。马克思是从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方面论证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从形而下方面来说,马克思认定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意味着自然界是属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5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3页。

③[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6—57页。

于人的,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意味着人也是属于自然界的,自然界只有借助于人才能显现它的存在和法则。从形而上方面来讲,马克思主张“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①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阐明什么是人道主义和什么是自然主义,但众所周知的是,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主张用人去吞没自然界;自然主义是以自然为本,要求人敬畏和屈从于自然。马克思既反对以人为本体,也反对自然为中心,强调人本与自本的统一和同一。人与自然成为本质统一的存在,人就向自然完成自己的生成,获得人之为人的存在。如果说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野蛮的话,那么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则表征着人的文明。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分裂是人的异化形态,而人与自然的统一则是合乎人性的形态,是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为一体,内在蕴含着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使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共生共荣必然成为人的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早已表明,人与自然实现本质统一,才能真正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自然界才能够得以复活而成为欣欣向荣的存在。

人向自然生成而完成自己的本质规定,不是用自然的个别存在物的规律规定自己,而是用整个大自然的生态法则规定自己,即将大自然本身的生态运行法则内化为自我意识,成为自身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大自然是个整体,生态法则是整个自然界存在的根本法则,它优先于并决定着个体存在的法则。个体有生有灭,整个自然界却无限存在。大自然的生态法则是让自然万物和谐共存,整个自然界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生长,用中国《易经》的话说便是“天之大德曰生”。尽管在大自然中也存在着弱肉强食,存在着杀戮和死亡,但恰恰是一些生命的死带来了另一些生命的生,生命体的生生死死的更替造成了自然界的蓬勃发展和无限繁荣。人向自然界生成主体的文明,运用生态法则改善自然界,亦是将自身业已生成的文明本性对象化给自然界,让自然万物按照自己的生存目的去繁衍生息,直至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平衡的状态。人将自然的生态法则内化为自身的本质并将这一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对象化给自然界,并不排斥对个别自然存在物存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因为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毕竟是要利用自然存在物,但是生态文明强调,对个别自然存在物的利用一定要合乎自然的生态法则,个别存在物的存在规律只有置身于自然生态整体中才能获得意义。

三、主体的文明完成于实践活动中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实践人学,主体的生态文明必然落实于实践活动之中,并通过实践活动而得以证成和完成。马克思所谓的实践活动,是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或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劳动活动。它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中介,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自然的生态法则才能够进入人之中,人的文明本质才能够进入自然界之中。人的文明程度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内在一致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实践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活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②工业文明中生成的人性是对自然界的征服,因而它的物质生产就表现为大规模地对自然界的掠夺与破坏。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一定要有与其相适应和相一致的生产活动,笔者把这种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生产活动规定为马克思表述的“物质变换”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

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对马克思的自然观有着深入研究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人物施米特认为,马克思将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②这种“全新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就是与主体生态文明一致的劳动生态化或生产的生态化。马克思本人没有对“物质变换”这一概念进行具体解释和说明,但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福斯特认定,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是对其早期解释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更加完整而科学的表述。

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自然世界中一种普遍的生命活动现象,其含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命体为维持自身生存而必然发生的体内和体外的新陈代谢或物质循环活动,另一是自然世界中所有生命体包括人类在内都处于相互依存状态,共同构成了生命体之间在物质、信息和能量方面的有机循环。当马克思把劳动表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时,就彻底改变了工业文明所设定的人对自然的单纯占有关系,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定为一种双向的物质交换关系,即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维持自身生存所需之物的同时,必须有效地回馈自然界,以供养自然界中其他生命体和自然环境本身。所谓人类有效回馈自然界,是指人类将排放给自然界的废弃物处理的能够被自然界所还原和所吸收,以有益于自然界。向自然界的提取与反馈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代谢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道德合理与生态正当地参与自然生活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所谓的劳动是一种生态意义的劳动,它是经过反思而使人们自觉从事的、生态有效的劳动活动,能够进行这种劳动的主体必定是将自然界的生态法则内化为自我意识的文明主体,其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定是生态和谐的关系。如果人类向自然环境所排放的废弃物,超过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净化能力,不能够被自然环境所分解和所利用,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物质变换的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危机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生中断的必然后果。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对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力概念仅仅做了“量”的理解,即生产力的发展或发达仅仅是更多更快地生产出产品,使财富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中还隐喻着“质”的方面,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产方式,有着性质完全迥异的生产力。如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③“新生产力”这一说法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还意味着一种性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力,即蒸汽磨的生产力完全异质于手推磨的生产力,因为前者代表资本家社会,后者代表封建主社会。正是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有着本质性的差别,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指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本性,即非生态化的本质。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指认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再回到土地中去,从而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④因此,马克思在要求解构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首先谋划在生产力方面发生一个质的飞跃,由非生态的生产力向生态的生产力转变。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1—202页。

②[德]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52页。

换。”^①在马克思的设计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置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态势下,就能够彻底消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的裂缝,担保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真正实现。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物质变换活动中生成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按照我们当今的理解,应当是一种生态的生产力,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物质循环的生产方式。由此,马克思就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做了本质性区别。

马克思所表述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地进行物质变换的活动,揭示了获得社会解放的人,即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而达成主体文明的人,应当采取物质变换的生产方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进一步回应了人的存在与其物质生产活动内在一致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与自然界本质统一的人,但没有明确消除异化劳动之后应当具有的劳动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明确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这一劳动形态,并强调只有这种劳动形态才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性。马克思在这里向我们表明,实现主体生态文明的人,只有借助于物质变换的生产方式,才能将自己内在的文明本质或者说人的解放的本质外化给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主体生态文明现实化的有效路径,而被主体对象化出来的美丽自然界则是主体文明的实存形态。物质变换的生产方式要求人们不能再污染自然环境,而是要养育自然环境,把排放给自然环境的废弃物变成有益于自然环境的东西,最低限度将污染物降低在自然环境本身的净化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 and 污染环境严重的废弃物要在人类社会内部循环使用,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就表明人类废弃物是能够被人们循环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在人类社会内部循环使用,就避免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掠夺;人类向自然环境所排放的废弃物经过无害化处理而有益于自然环境,就克服了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人们不再掠夺自然资源,不再污染自然环境,大自然就会变得美丽起来,主体的生态文明就变成一种现实。

(责任编辑:杨嵘均)

Civilizing the Constructo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oncept of Man

CAO Meng-qin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 e. the constructor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ly through civilizing the subject himself can the objecti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 achieved via the practice of the subject, for the objective civilization is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he subjective civilization.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ubjec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ternalizing the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nature into his self consciousness, thus achieving an essential 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ubject will eventually rest on his practice to transform nature; only through the practice can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zation of man be both achieved.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of the subject require different types of practice; the practice in line with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ubjec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activities to exchange the material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of the subject; Marx's concept of man; humanized nature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页。